

一士类稿续集

徐一士著 徐泽昱 徐禾选编



民国史料笔记丛刊

中華書局

一士类稿续集

徐一士著 徐泽昱 徐禾选编



民国史料笔记丛刊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士类稿续集/徐一士著;徐泽昱,徐禾选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9.3

(民国史料笔记丛刊)

ISBN 978-7-101-13242-7

I. 一… II. ①徐…②徐…③徐… III. 中国历史-近代史-史料 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06235 号

书 名 一士类稿续集

著 者 徐一士

选 编 者 徐泽昱 徐 禾

丛 书 名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

责任编辑 吴冰清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14 $\frac{3}{8}$ 插页 2 字数 334 千字

印 数 1-3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3242-7

定 价 58.00 元

前 言

先父徐一士一生的精力主要从事历史掌故的研究著述，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香港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千万言计。作为一代掌故学家，他治学严谨，下笔必有实据。他的掌故文章，常常大量引用来自各方面的资料，经过科学的剖析、比较、论辩，尽可能展现真实的历史，对众说纷纭、难做定论之事，必以商榷态度分析，不作武断的一家之言。为文也深自珍秘，只在报刊发表，从不轻付剞劂。他曾对从事新闻事业的晚辈这样说过：“出书不像在报纸上登篇文章，别人看过就忘，出了书，就有人推敲了，我就怕有错误未能发现，个人名誉事小，谬种流传事大。”然而先父的写作生涯并非一帆风顺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是1910年至1937年7月。在这二十七年中，他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香港等地十余家报纸刊物先后担任过通讯、编辑、特约撰稿人等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是与胞兄徐凌霄合作，开始撰写《凌霄一士随笔》。其起因是1928年出版了《清史稿》一书，各界（特别是史学界）对这部史书普遍不满意，先父有意以掌故文章为撰写清史提供资料，并做了长期打算。1929年7月7日，天津《国闻周报》在第六卷二十六期开辟了《凌霄一士随笔》专栏，先父发表了第一篇文章，在“前言”中说：“居恒窃念，有清一代，专三百年中华之政，结五千年专制之局，为世界交通新陈代谢

之关键,是非得失,非止爱新一姓所关,辄思爬梳搜辑,贡一得之愚。年来分载平、津、沪报章者,尚未尽其什一,继兹以往,当赓续前绪,以竟全功。”怀着这一宏愿,一般每周必在《周报》上发表文章,持续达八年之久,发表文章约四百篇。最后一篇刊登在1937年7月19日第十四卷二十八期。由于“七七”事变爆发,日寇侵华,占领了北京,国府南迁,他无法再继续写下去,只好停笔,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辞书的编纂,每日都到位于中南海的大辞典编纂处上班。

哪知正在此时,祸从天降,在当年深秋的一天,日本宪兵队的几个宪兵突然闯进魏染胡同43号我们家中,当场逮捕了先父,关押在炮局监狱。全家惊慌,不知所措。后经五堂兄徐泽民(徐凌霄三子)多方打探,得知起因是先父在香港《大风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,内容涉嫌反日。在狱中关押近三个月,因未发现更多问题,又经多个有身份的文友努力营救,获释出狱。回家后,对狱中情况,先父闭口不谈,怕家人担忧。据堂兄泽民从先父的同狱难友中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是:“犯人”入狱后,被责令面对着墙蹲在地上,不许说话。第一次提审,先父被四条壮汉分别拉着手脚,把人扬起翻个过儿重重掼在地下,当时昏厥,审讯中并用皮带抽打。先父本是一介文弱书生,经此一劫,终生留下腰腿疼痛的后遗症。此后若干年不再在报刊发表文章。

第二个阶段是进入20世纪40年代,先父在知心好友瞿兑之、谢刚主(国桢)、周劭(黎庵)、孙思昉等人的鼓舞下,遴选了一部分过去发表过的文章,认真审查订正,由上海《古今》杂志(自第九期始为半月刊)的周劭先生负责,先后出版了《一士类稿》和《一士谭荟》两个单行本。同时再度拿起笔来,先后在北京的《中和月刊》

《逸经》《京报》《实报半月刊》，上海的《古今》等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掌故文章，直到 40 年代末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先父已年过花甲，身体衰弱，患有头痛病，虽然记忆力不减，但提笔写字已非常困难，一般不再发表文章。

近年来，中华书局恢复出版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（现本书收入《民国史料笔记丛刊》）希望我们提供先伯徐凌霄和先父徐一士生前的历史掌故著作，准备纳入出版。我们开始注意搜集资料。2007 年以来，中华书局已先后印发了近年出版过的四部先父的遗著。最近几年我们注意搜集先父未出版过的资料，首先是我的长子徐禾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协助提供了先父 40 年代左右发表的一些著作，其次是堂兄徐列搜集到先父 30 年代在北京《实报半月刊》发表的一些著作，此外是我平时从各方面搜集保存的资料，经过遴选整理后，总共有六十七篇文章，三十三万余言。经与中华书局欧阳红女士商议，即以《一士类稿续集》为名出版。这一时期先父有一些文章署自己的斋名，如亦佳庐、未冉庐、如如斋等，敬请读者注意。整理工作中若有不当之处，谨请方家指正。

徐 泽 昱

二〇一一年八月于京寓亦佳庐

关于“一士”

余写稿以“一士”自署，逾三十年，近者辑理旧稿一部，为单行本之印行，亦即以“一士类稿”标名，是余之为“一士”，固无疑问矣。（无论取名“一士”者，尚有几何人，余总为若干“一士”中之一也。）至余之何以取得此名，其中尚有一段轶事，若不自行说破，谁其知之乎？

当清末宣统三年辛亥民国将建之际，上海等处新出之报纸颇夥，征求地方通信。余与吾兄凌霄，时均在济南。遂起而担任，凡为之通信者三数报，笔名亦有三数种。其中之一即为“一士”，用诸上海《民声报》。为此报执笔者，非余，实吾兄凌霄，其时“彬彬”“凌霄”等笔名，吾兄尚未用之也。此际若问“谁是一士”，当然吾兄是“一士”而我非“一士”。

民国元年，北京《新中国报》出版，亦日刊之报纸也。出版之前，接其致“徐一士”函，敦约担任济南通信事务，盖以组织此报之人物，内有旧在上海《民声报》者，主张必须延揽“一士”相助，故有此举。（吾兄为《民声报》通信时，以优美之文词写清民递嬗间之地方社会情状，虽为期甚暂，已博读者欢迎。后来为上海《时报》等作北京通信，遐迩交称，实发轫于是。）时吾兄在北京，余乃书告，谓可语以在京，就近改以杂著相助。答书谓不克兼顾，属余即以“一士”自承，为作济南通信，可省周折。好在昔任通信事务时，

本含有分工合作之性质也。经此一番授受，余遂俨然“一士”矣。

余之于《新中国报》，始而专作济南通信，继则因性之相近，或以谈掌故之笔记代之，间亦为写论评之属。《新中国报》主者汪君览而善之，函属多为杂著，通信之多寡有无，反若无大关系矣。时通信及杂著均署“一士”也。

翌年春，至北京（清季两至北京，此为第三次）仍从事新闻事业，惟变通信之役为编辑之役，发端即由《新中国报》之文字因缘也。北京新闻界相识者，莫不相称以“一士”，渐且不限于新闻界焉。久假不归，以至于今。

编辑职务之余，又每为上海各报作北京通信，并仍撰笔记之属，载之杂志或报纸，惟其间作辍不恒耳。大抵笔记之属署“一士”者为多，而通信则另用其它笔名，且常有更易。

余用“一士”之名，始于新闻事业，后乃专属于笔记类之撰述，而当余从事新闻事业时，亦颇好以研究掌故之态度临之，对于制度及人物，最为留意。（惟其时重要人物之言论，每难令人满意，因其不免隐讳粉饰之习，不易据为典要也。今若《古今》所载，则异乎是，常可饷吾人以珍贵之现代史料。周佛海先生多所发表，为益尤宏，盖光明坦白之态度，济以畅达谐适之笔调，能使情事昭然，引人入胜，允为《古今》之特色。朱朴之先生《往矣集序》有云：“他的文字之能博得大众之热烈欢迎，依我个人的分析，全在一个‘真’字。”知之深故言之切也。）当时史料，如杂志报纸之类，存储颇夥。迨值非常时期，乃荡然焉。

余性拙滞，实与新闻事业非宜，故由厌倦而脱离，久已不谈此道，惟以此与“一士”有关，略言其一番过程而已。

民国十八年间，天津《国闻周报》社特约吾兄暨余为撰笔记，

乃以《凌霄一士随笔》等稿，用兄弟合作之方式，逐期披露。（其后《随笔》外之专篇，每仅署“一士”。）稿多由余执笔，吾兄助搜资料，并酌加指导。此项稿件，常期登载，引起读者之注意，而发生“凌霄”“一士”为一人抑为二人之问题。其误认“凌霄一士”四字为一人所用之一个笔者，殊不乏人，知者或笑之。然推本溯源，二者固先后为一人之笔名也。

“一士”二字，三画一竖，共仅四笔，易于书写，易于记忆，可谓有相当之便利。因此之故，同时用之者往往而有。就近数年间之事言之，其非我而被误认为我者，如王小隐君某次由鲁来北京，相约小叙，座间有昆剧名伶韩君青（世昌），忽问余询及常为《立言画刊》写稿，余茫然，答以未曾，后乃知《立言画刊》屡载有署名“一士”者谈咏剧伶之稿，君青误以为即余所作也。又《新民报》尝载某君一稿，谈徐季龙（谦）事，引“徐一士”之说而驳之，双方之是非可不论，而确与我无干，盖另有一“徐一士”曾发表此项文字，或另一“一士”而被误认即“徐一士”耳。至“徐一士”，除余而外，据余所知，实更有其人。民国十余年间，友人薛君在南京，来书道及，于某浴室留言牌上，见“徐一士”云云，以为余亦至南京矣，亟从事访问，乃知此“徐一士”为一素不相识之人也（此“徐一士”亦未必即是谈徐季龙之“徐一士”）。同名或姓名均同，亦属寻常，要均为关于“一士”之事，故类书之。

（原载《古今》1944年第57期）

自行检举

我干写稿的事情，总算已有多年。起初不过兴之所至，偶尔消遣，所谓玩票而已。其后写来写去，读者注意的渐多，给我以不少的鼓励，于是笔谈关于掌故等事，东涂西抹，好像是我一种长期工作了。因为学识浅薄，加之素不工文，下笔时总取谨慎的态度，不敢掉以轻心，打算借慎补拙，拿所谓“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”的心理用之于写稿，希望少出点毛病，少闹点笑话。根柢既差，又因体弱多病，精神时常感觉疲倦，一照顾不到，便要发生错误。惫疲情形，垂老愈甚，更须格外注意检点。所以写稿的工作，在我是已颇视为畏途，不过欲罢不能，不得不勉竭思力，继续为之，总不能如年富力强者精神充沛“游刃有余”也。追溯从前所写的稿子，其间发生过的错误，就现所想起的，检举一次，以志我过，聊作自忏。

如民国二十二年述清代公牍舛错诸事，由李莼客（慈铭）《越縕堂日记》转引戊寅六月上谕：“此次贵州按察使吴德溥递万寿贺折，误将恭祝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万寿折呈递，殊属疏忽，着交部议处。”底下说：“贺皇帝万寿，而误贺已故之皇太后，尤可笑。”我这个笑话闹得不小。戊寅是光绪四年慈安太后还健在（到光绪七年辛巳才逝世），正和慈禧太后一同垂帘听政，怎么好说是“已故”呢？

又如此年纪光宣间大学士世续的父亲之轶事，也出了个大错。

世续的父亲，名叫崇光，我却误作崇礼，并且加了个注，说道：“此又一崇礼，非光绪时官大学士者。”本来一个是崇光，一个是崇礼，被我闹成两个崇礼了！

又如民国二十五年谈李鸿章挽曾国藩“师事近三十年，薪尽火传，筑室忝为门生长；威名震九万里，内安外攘，旷世难逢天下才”一联，言其颇有语病，并云：“薛福成在国藩两江督幕，国藩卒，为襄理丧事，选录挽联之‘周密无疵，为当时所推诵者’，载于《庸盒笔记》卷三（轶闻），为一时最注目之鸿章此联竟未与焉，或亦以其未为‘周密无疵’欤。”这真太可笑了！《庸盒笔记》卷一（史料）“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”一条，结尾明明说道：“同治十一年文正薨于两江总督官廨，傅相邮寄挽联云云（联同上），盖纪实也。”自是因为“史料”门内已经述及此联，所以“轶闻”门内，不再录入，岂能以“未与”而妄作臆测之语呢？《庸盒笔记》一书，最为习见，乃竟以一时精神恍惚，闹这么个笑话，实在是“荒乎其唐”，可笑之极！（以上三误，均见《国闻周报》。）

这类错误，或者因为偶不经意，失于检点，或者因为听人谈及，未加考索。涂抹愈久，出品愈多，愈觉得此事之不易。老惫当此，时深兢兢业业之苦。

（原载《文史》[上海]1944年第1期）

目 录

前言/1

关于“一士”/徐一士/1

自行检举/徐一士/4

一 亦佳庐睦谭/1

二 亦佳庐睦谭/3

三 亦佳庐睦谭/6

四 亦佳庐睦谭/8

五 太太夫人/11

六 亦佳庐睦谭/13

七 亦佳庐睦谭/14

八 亦佳庐睦谭/16

九 亦佳庐睦谭/18

十 亦佳庐睦谭/20

十一 亦佳庐睦谭/23

十二 未冉庐睦谭/26

十三 未冉庐睦谭/28

十四 未冉庐睦谭/32

十五 未冉庐睦谭/34

十六 《清史稿》与赵尔巽/36

十七 一个小型方志/43

十八 关于《清史稿》/50

- 十九 《关于〈清史稿〉》补/54
- 二十 谈徐树铮/55
- 二十一 谈徐树铮(二)/62
- 二十二 由“老头子”问题而介绍所谓“家书”/72
- 二十三 文病偶述/80
- 二十四 关于段祺瑞/87
- 二十五 杂缀/94
- 二十六 谈严范孙/100
- 二十七 如如斋谈荟/107
- 二十八 如如斋谈荟/110
- 二十九 庚辰述往/112
- 三十 内阁谈/125
- 三十一 彝斋漫笔/158
- 三十二 彝斋漫笔/168
- 三十三 彝斋漫笔/179
- 三十四 辛巳述往/186
- 三十五 彝斋漫笔/196
- 三十六 壬午述往/210
- 三十七 彝斋漫笔/222
- 三十八 彝斋漫笔/230
- 三十九 癸未述往/244
- 四十 漫谈蟬香馆主人/257
- 四十一 谈长人/270
- 四十二 赣闽乡科往事漫谈/278
- 四十三 关于《御碑亭》/287

- 四十四 寒斋小识/295
- 四十五 《古今》一周纪念赘言/302
- 四十六 六红——寒斋小识/308
- 四十七 我的书法/313
- 四十八 两探花：胡家玉与黄貽楫/318
- 四十九 读《崇德老人纪念册》(上)/322
- 五十 读《崇德老人纪念册》(下)/331
- 五十一 谈林长民/341
- 五十二 “老头儿”/346
- 五十三 读翁松禅甲申日记/349
- 五十四 关于盛伯熙/366
- 五十五 北京的轿车/378
- 五十六 关于多尔袞史可法书牋/383
- 五十七 荔枝与杨梅/388
- 五十八 掌故答问/391
- 五十九 状元与美人/400
- 六十 关于读书人/409
- 六十一 左宗棠与牛/415
- 六十二 异味/420
- 六十三 图王越南之李扬才/423
- 六十四 清季豪门外商银行存款案/428
- 六十五 随园与曲园/433

一 亦佳庐睦谭

标点旧书，看似容易，却亦未尝非一种烦难之工作，其妄劣者无论矣，即学有根抵，郑重矜慎以从事者，亦有时不免舛误。旧小说之有新式标点本，盖始于汪原放君之标点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等书。汪君于版本句读，研究破费心力，良非轻率为之者，并经文化大师胡适之博士之指导，故大体精审，有裨学子。当所标点《儒林外史》出版之初，不佞偶摘举数则，聊贡所见，盖以为拾遗补阙，读者有责，土壤细流，或可小补，非故意吹毛索瘢，以冀胜人也。（向来态度如此，如近者所作《读〈曾孟朴先生年谱〉》，亦是此意。）汪君见之，大以为然，再版时一一依照改正，且以新本相赠，托顾尹宜兄致意，请再为纠正，因复举出数则，以相商榷。汪君又于第四版照改，仍以新本相赠，其虚心雅度，盖颇可佩。嗣更举数则；后以牵于他务，遂未赓续，而与汪君固未识面也。十年后在适之博士处相晤，谈及旧事，其意犹甚殷殷云。

由旧小说而兼及其它旧书，加新式标点符号之风气既开，从事于斯者，纷然竞起。其善者固在所不乏，而卤莽灭裂无知妄作者亦实繁有徒，以致笑话百出，令人齿冷。（如对于“选色征歌”句，竟讹“色”为“巴”，而将“巴征歌”三字认系一个名词，加以专名词符号。类此者不一。）民国十九年十月间，与适之博士谈及，颇以此辈之自误误人为慨。适之谓：“此事吾始作俑者。平

心论之，标点各书，固有不善者，而各书之有标点符号，究于一般青年读者为便利。统计得失，仍可谓之利余于弊也。”其言亦颇有理。

（原载《实报半月刊》1935年第3期）

二 亦佳庐睦谭

近岁就一般之标点旧书工作观之，似有相当之进步，然标点符号之误用，尚时有之，尤以使用“引号”之失宜者，将文中所引之词句或谈话，乱其限断，所误较大。例如上海杂志公司新近出版之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》第一辑第一部《袁小修日记》为阿英君所校点，以《公安县志》中《袁小修传》弁于卷，如下：

袁中道，字小修，伯修中郎同母弟也，万历癸卯，魁北闱，丙辰成进士，牧斋钱先生谦益为之传曰：“小修十岁著《黄山》《雪》二赋，凡五千余言，（中略）余尝语小修：‘子之诗文有才多之患，若游览诸记，放笔芟薙，去其强半便可追配古人。’小修曰：‘善哉子能之，我不能也，吾尝自患决河放溜，发挥有余，淘练无功，子能为我芟薙，序而传之，无使有后世谁定吾文之感，不亦可乎’，小修之通怀乐善如此，而予逡巡未果，实自愧其言，小修尝语予杜之《秋兴》，白之《长恨》，元之《连昌宫词》，皆千古绝调，文章之元气也，楚人不知，妄加评骘，吾与子当昌言击排，点出手眼，无令后生堕彼云雾，盖小修兄弟间师承议论如此，而今之持论者，彝公安于竟陵，等而排之，不亦过乎，公与牧斋及黄之梅公客生为至交，故其言如此，深于禅理，卒时鼻垂玉